



大叔休节拿来

九第三著

大叔，不要吵闹，
休节拿来！

小样，不准调皮，
安分守己！

整噶，
嫌弃他老？！
心塞呀！

晋江百万读者蹲坑等更之作！

美颜轻熟大叔十八年宠大的“小女儿”拈花惹草不消停，招来风流债无数。

不良娇妻，情敌无数……
这个事实令他想暴走。
胆大包天，意图休夫……
这个结果令他很暴怒！

这场你追我逃的江（追）湖（妻）大剧里，
看全武林美男的噩梦，
终被邪教尊主出大招倒！



贵州出版集团
贵州人民出版社

大话 小说拿走

九策 / 著



贵州出版集团
Guizhou Publishing Group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大叔，休书拿来！ / 九策著 . -- 贵阳 : 贵州人民出版社 ,

2014.12

ISBN 978-7-221-12297-1

I . ①大… II . ①九… III 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
IV 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259484 号

大叔，休书拿来！

九策 著

策 划 人 陈继光

责任编辑 陈继光 潘媛

特邀编辑 杨文娟

封面设计 姚姚设计

出版发行 贵州人民出版社

社址邮编 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550001

营销电话 0851-6828640 (传真)

印 刷 湖南新华精品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 880 毫米 × 1230 毫米 1/32

字 数 297 千字

印 张 10

版 次 2015 年 2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15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221-12297-1

定 价 22.00 元



001 [第一章 小小妻，惹风流]

- 01 / 小小妻，惹风流
- 02 / 剑人庄，连美人
- 03 / 风流债，童男身
- 04 / 八卦流，花冠榜

028 [第二章 纯情叔，追妻路]

- 05 / 一过招，定情物
- 06 / 强扭瓜，纯情叔
- 07 / 要无赖，字无耻
- 08 / 论武会，指间沙

054 [第三章 深情叔，反转路]

- 09 / 论武会，闹别扭
- 10 / 论武会，深情戏
- 11 / 往事凄，同床枕

072 [第四章 霸气叔，凶杀案]

- 12 / 初亲亲，被栽赃
- 13 / 搞定她，他不等
- 14 / 请放手，就不放
- 15 / 搞定她，凶狠吻

[第五章 恋爱叔，甜蜜期] 095

- 16 / 恋爱期，大补汤
- 17 / 吃醋叔，都不准
- 18 / 往事已，柳青妩
- 19 / 断男人，红疹子

[第六章 悬崖底，喜欢你] 121

- 20 / 喜欢我，殉情崖
- 21 / 儿时梦，悬崖底
- 22 / 同私奔，柔软心
- 23 / 思绵绵，似无情

[第七章 好狗血，好悲剧] 147

- 24 / 好狗血，好肉麻
- 25 / 义父母，无厘头
- 26 / 好剽悍，满腔情
- 27 / 好悲剧，好惨烈





176 [第八章 生父母，身世谜]

- 28 / 女人心，如何摧
29 / 疯魔了，品春书
30 / 讨厌你，我走了
31 / 害怕了，犯贱了

201 [第九章 执子手，相思意]

- 32 / 很想你，洞房夜
33 / 要等我，只嫁叔
34 / 太过分，太浑蛋
35 / 嫉妒恨，讨厌你

225 [第十章 连无赫，炮灰命]

- 36 / 第二次，野地欢
37 / 女杀手，她是谁
38 / 私奔吧，玉链子
39 / 无双叔，真绝配

[第十一章 被背叛，被绑架] 248

- 40 / 被背叛，真虐恋
41 / 消失了，在哪里
42 / 被绑架，被看上
43 / 更该死，太刺激

[第十二章 虐恋情，阴谋论] 269

- 44 / 坏小姐，请矜持
45 / 很懦弱，很受伤
46 / 抢男人，不准抢
47 / 我等他，有阴谋

[第十三章 大坏人，昨日星] 291

- 48 / 数不清，道不尽
49 / 再相见，无语对
50 / 殿主兄，身份谜
51 / 大结局，昨日星





第一章 小小妻，惹风流

- 01 / 小小妻，惹风流
- 02 / 剑人庄，连美人
- 03 / 风流债，童男身
- 04 / 八卦流，花冠榜

邪战是邪教相思门的尊主，江湖上排名第一的美男子，喜欢他的女人数不胜数。

全天下的人都知道他有一个比他小上一轮的“小女儿”，十八年华，长得如花似玉，娇艳动人，喜欢他“小女儿”的男人也数不胜数，这男人里头有：连无赫、×××、×××、×××……

不错，连无赫也在里面。

这个事实令邪战暴走。

连无赫是剑人山庄的庄主，兼武林盟的盟主，与作为相思门的尊主邪战，正邪势不两立。更重要的是，连无赫也是出名的美男子，长身玉立，冷酷俊俏，在江湖上的美貌排名仅次于他，喜欢连无赫的女人同样数不胜数，例如说：×××、××、×××、×××、云初君、×××、××……

云初君，邪战的“小女儿”，她也在里面。

这个事实更令他暴怒。

最令他痛心和在意的是，连无赫小他七岁，比他年轻。门下弟子常对他说，连无赫是正派中人，一身正气，地位崇高，对初君小姐情深义重，尊主，您放弃吧，更重要的是，您老人家都大上小姐一轮了，再大上几岁就可以当她爹了。可是连无赫就不同了，年轻有为，霸气又不失温柔，不管在年龄上还是性格上，是小姐值得托付终身的好男人。

邪战从暴怒的边缘被拉扯回来，换上一副和煦至极的微笑：“年龄不是问题，年轻什么的都是浮云。”

如果云初君不巧听到了，一定会笑得明艳动人：“邪战大叔，你年纪不小了。”

邪战保持万年不变的笑容，温柔地抚摸着她的头发，心里却在愤怒：
本尊主才三十！才三十！

邪战生平最讨厌两种人，排名如下：第一，连无赫；第二，喜欢云初君的男人。

对这些个企图挖他墙脚的男人们，他只有两个字：可恶！

谁都知道，最容易激怒邪战的人，是云初君；而让他出现最温柔一面的，也是云初君。

邪战最受用的时候，保证是这一幕：

他的“小女儿”满脸写着“大叔最好”，娇躯窝在他怀里，用娇软的声音甜甜地说：“邪战大叔，你年轻英俊，我最喜欢你了。”

如果有人想激怒邪战，最简单的方法就是，对云初君暗送秋波。当然没人敢这么做，除非那人心灵大受打击，寻死觅活地要轻生。

在邪战看来，所有的事都不足挂齿，除了云初君。

当然这些都是十多年后的事了。

十八年前的某一日，草长莺飞，杨柳依依，是邪战的生命之舟偏离正常轨道的历史性的一天。

消失了一个多月的云夙，风尘仆仆地回到相思门，火速蹿进邪战的房间，脸上的笑容格外地青春洋溢：“邪战啊，看！舅舅给你抢了一个媳妇。”

十二岁的邪战迷茫地看着舅舅怀中的婴孩，粉粉嫩嫩的，肉肉的脸上流了满嘴的口水，正兀自安静地睡着。

媳妇？他的媳妇？

不错，使他偏离生命正常轨道的起点就是他舅舅云夙怀中咿咿呀呀的婴孩。

他呆呆地看着婴孩：“舅舅，好像太小了。”

云夙嘿嘿直笑：“不小不小，当你的媳妇刚刚好。这娃的娘是武林第一美人，娃长大后一定也是个大美人。”

武林第一美人，于澈滟！舅舅曾经的相好！

邪战惊了，愣愣地看向舅舅。

说起云夙这个旧相好，就不得不提剑人山庄的庄主连轲。提及云夙和连轲的恩怨纠葛，世人常唏嘘不已，路人都能绘声绘色地描述这两人的恩怨：“云夙和于澈滟当年英雄红颜，人中之龙凤，是武林一对不世出的情侣，英雄长剑震啸，红颜明珠玉露，何等旖旎风光。可惜盛况只是一时，云夙的结拜兄弟，剑人山庄的庄主连轲横刀夺爱，于澈滟移情别恋，掀起武林的惊涛骇浪……种种变故之后，连轲成为武林盟的盟主，和于澈滟有情人终成眷属，云夙愤走西域，创立武林第一大邪教相思门，誓言终身不娶，并与正派武林势不两立。可泣可叹，更可悲啊……”

邪战从舅舅的脸上移向婴孩：“舅舅，你爱怎么报复就怎么报复，可是，你不觉得她当我的媳妇实在……太小了吗？”他喜欢的是大美人，活生生的大美人。

云夙腾出一只手，狠狠敲在他的脑门上：“笨！舅舅给你一个老牛吃嫩草的机会，你还挑三拣四！”

邪战蹙眉了。他这头牛还没发育齐全好吧？

云夙爱怜地抚着婴孩的脸颊，兀自陶醉地说：“唉，我的澈滟啊！这可是澈滟的孩子，虽然她的贱爹很令人讨厌。叫她什么名好呢？澈滟的孩子得跟我姓……”摸了一阵，“嗯，就叫……云初君。”

云初君，舅舅抢来送他的小媳妇，却更像他的女儿。

当夜，他被捆成一只粽子穿上大红袍被迫与小媳妇成亲，任凭他跪烂三块搓板哀求，都无济于事。

某一日，月黑风高之夜。

云夙抱着哭闹不停的初君奶娃，老泪纵横地站在邪战的房门口，蓬头垢面，神情恍惚。

“邪战啊！舅舅有风湿病、心悸病、白内障……老眼昏花，两腿哆嗦，舅舅已经好几天没睡个好觉了，邪战……啊！她又尿了！”

云夙很不客气地将奶娃扔进他的怀里：“邪战，夫妻感情从小培养，好好照顾你的小媳妇。舅舅为你加油！”

一溜烟，云夙风一样地飘远。

怀中他的小媳妇哭闹不休，小手乱抓一气，扯住了他几根头发，痛得他龇牙咧嘴。邪战嫌恶地蹙眉。

老牛尚自年少，可是……这嫩草也太嫩了！

那一日开始，他堂堂未来相思门的尊主，成了众弟子们耻笑的奶爹。

他的小媳妇很挑剔，只认他，坐着睡着怀里都不得不抱着她，哄着她把屎把尿。时常这个时候，他受不了了，一看到她，真想一掌拍死她。

可是，看到他的小媳妇那闭着眼睛天真粉嫩的睡脸时，他只能咬牙切齿，忍了。

算罢，就当自己早育生了个女儿。

时间飞速，云初君五岁，生辰那日，相思门大摆流水宴席。

十多年后，众多相思门弟子都还记得那日的一件事：

五岁的云初君在院子里疯玩，门下一个弟子寻到了她，此弟子是相思门中除了邪战外长得最俊俏的一个，十三四岁，斯文清秀，年轻富有活力。

云初君一双眼睛如同明净的秋水，看着他的眼睛闪烁着无数星光，一团肉在他的怀中撒娇央着他抱。此弟子抱起她的下一刻，云初君凑上小嘴，重重地在他脸颊上狠狠一吻，用软软的童音说：“靳曜哥哥，我要你当我的相公！”

不巧，此景被其余门下弟子撞见，所有年少英俊的弟子们聚集一堂。云初君眼睛放出无穷水波，挨个扑上他们的身，挨个在他们的脸颊上打啵，最后意犹未尽、兴致勃勃地扔下一句话：“我要你们统统当我的相公！”

在场所有的弟子面面相觑。

很不巧，正寻她寻得焦急的邪战出现，大步流星地奔过来，呵斥：“你们在干什么？她才五岁！”

云初君立刻委屈地站在原地，嘟着嘴，不知所措。

相思门的弟子脸涨得通红：“少尊主，不是……”

邪战摆出一副慈父的面孔：“还狡辩？我亲眼看见！连五岁的孩子都不放过，你们真是……还不赶快去准备宴席！还不去？从明天开始起，个

个都少吃一顿饭！”

门下弟子惊恐，狼烟飞蹿，滚起一阵烟尘。

邪战抬手摸了摸云初君的头发，又擦了擦她的小嘴：“疼不疼？看，嘴都肿了！待会儿让小绿给你擦点药。嗯？衣服怎么穿得那么少？最近天气有些凉了，最易得风寒，我带你去添件衣裳。小君君有没吃饭……”

云初君软软娇道：“邪战大叔，你好啰唆，像个糟老头。”

邪战愕然，心中渐渐愤愤不平，他青春年少，翩翩儒雅，江湖上美貌稳居第一的美少年……他哪里像糟老头了！

努力顺顺心中的怒气，他脸上漾起了温柔的笑：“小君君，要叫哥哥。”

云初君凑上小嘴啵在邪战的薄唇上，然后在他怀中蹭了蹭，甜甜地说：“邪战大叔，你最好看，我最喜欢你了。邪战大叔是最厉害最英俊的相公！”

邪战立刻受用至极，抱起怀中的小肉团，笑眯眯地往院子外头走去。

可是，邪战发现，自云初君五岁生辰之后，她时不时往后院跑，和心思门的弟子们亲近。他成天看见那一团小小的肉身在众弟子中扑上蹭下，亲亲他们的脸颊，在他们怀中蹭来蹭去。弟子们也任由她亲近玩闹。

云初君一天一天成长，揩油的毛病也跟着变本加厉。

一日，云夙从外头又救回来一个少年，十五岁的年纪，甚为俊俏。初君小娃见了，兴致勃勃，一双眼睛反射性地放出了亮晶晶的波光。

之后，初君小娃像小鸡认准了母鸡一样，十分执着。少年走一步，她跟一步，少年漠然，当她这么个小肉团不存在。一个月之后，少年终于回过头来，看了她一眼。

初君小娃眼睛顿时亮了，一瞬间扑上他的身子，小手臂死死抱住他的腿，头颅蹭了一蹭。少年身形略略僵硬片刻后，终于露出了一丝笑容，弯腰抱起她。云初君迅速在他的脸颊上亲了一口。

少年惊愕，只听怀中的肉团软软地说：“我怎么没见过你？不过没关系，我要你当我的相公！”

“小君君。”一道声音冷不防地从少年的身后冷冷飘过来。

云初君侧过脸来，趴在少年的肩头，眼中露出十分无辜的表情，眼睛

蓄满泪水一般水汪汪的。

邪战见状，目光顿时爱怜，大步走上，一把抱过她，柔声安抚：“是不是他欺负你了？”

少年急声辩解：“尊主，不是我……”

怀中小娃立刻委屈嘟嘴：“邪战大叔……”

“罚你清理后院一个月！”

邪战狠狠睨了少年一眼，抱着云初君转身，大步离去。

少年茫然无辜，一名弟子上来拍拍他的肩，安慰：“哦，新来的吧。尊主很宝贝初君小姐，我很理解你此刻的心情，但这个时候，你应该体谅一下做父亲的心情，向尊主动认错误。”

可是，被占了便宜的明明是他啊……

某一年某一日，相思门又多了一个新弟子，长相不错，气质也不错。云初君盯着看他许久，然后和往常门中每来一个新弟子一样，锲而不舍地跟随。

其余弟子望着一大一小离去的背影，神色担忧道：“初君小姐的毛病又犯了。”

另一人道：“今天这个明天那个，可能小姐年纪太小的缘故，只是想找个玩伴吧。”

终于，邪战也发现了云初君这个毛病，从此，相思门再也不收新弟子，一直到云初君十八岁。

十八岁的云初君年华碧玉，三十岁的邪战一直扮演着慈父和大叔的角色。

直到某一日……

“什么？人又不见了？什么叫找不到？”

相思门，正殿中。

满面春风的笑容一扫而光，邪战犀利的目光在殿中低头而立的弟子们身上迅速一一扫过。

弟子风去咬着手指幽幽道：“呜呜——尊主，都是我不好，我饿得看见什么东西都想吃，小姐就下山帮我买吃的。”

弟子靳曜抬手给了他后脑勺一下，就知道吃！

弟子雨来沉思道：“可能到哪个相公馆里逍遥去了吧。”反正初君小姐贪色的毛病与生俱来，已经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。感觉到邪战犀利的目光扎过来，他缩缩脖子，只要沾上初君小姐，尊主的脾气就莫名其妙地很大。

弟子风去不怕死地插嘴：“嗯，师兄说得有道理，初君小姐既懒又好色，老趁尊主不在的时候偷偷溜下山往相公馆钻。啊，对了，好像最近初君小姐又看上了一位俊俏公子，叫……叫什么来着？哦，叫莲清！”

弟子靳曜狠狠拍了下他的后脑勺。风去揉着被敲的地方，神情幽怨地咕哝，他说的是事实啊！干吗老是打他的头，很痛好不好！

此时，邪战笑得都眯起了那一双含媚的眼，好，很好！

弟子雨来侧过脑袋，在风去的耳边低声说：“你觉不觉得初君小姐笑起来的时候和尊主特别像？好像想杀人。”

弟子风去点头：“……我也觉得很像。”

弟子亦生翻白眼：“这不是废话吗！这叫夫妻相。”

弟子雨来摇头：“我觉得应该是父女相。”

其余弟子统统颌首点头，霎时感到尊主眯成一条线的眼睛凌厉地扫过来，殿中一阵死寂，全都瑟缩了脖子低着头。



好可怕……

弟子靳曜面无表情地看着他们，仿佛已经超脱升仙。

“尊主！尊主！不好啦不好啦！出大事啦！”

一名弟子慌慌张张地从殿外奔进来，扑倒在邪战的裤脚下，递上一封信，泪流：“尊主……初君小姐出事了！”

弟子们面面相觑：初君小姐又要将谁霸王了？

邪战一把扯过信，展开，眼睛一扫……

片刻后，春风笑容溢满相思门——

“连无赫，你找死！”

与此同时，剑人山庄。

“什么？你们抓了谁？！云初君？！”

坐在议事厅上座的连无赫霍然起身，扭着眉毛：“你们真是找死！”

手下一甲得意地笑：“盟主，这叫一劳永逸。”

手下一乙连忙附和：“对对对，武林大会将至，盟主不是想在武林大会那日讨伐邪教相思门吗？抓了邪战大魔头的女儿当人质，不怕他大开杀戒。有一句话说得好，嗯！这叫什么来着？”

手下一丙文绉绉地答：“挟女儿以令爱父。”

手下一丁：“云初君好像不是邪战大魔头的女儿吧，应该是侄女吧？”

手下一乙：“据八卦消息，听说好像大概是他的小妻子。”

手下一甲：“管她是女儿还是侄女妻子什么的，只要是邪战大魔头的人都好。”

手下一乙：“话说回来，邪战大魔头的女儿兼妻子真是漂亮哪！把她绑回来的时候，看得我心都酥了。”

手下一丙不屑：“红颜祸水！”

……

一群人自顾自讨论，犹自沾沾自喜。连无赫听得眉毛都扭曲了，听说邪战把这个“小女儿”当成宝贝，宝贝得不得了，这会儿邪战估计是磨着刀子准备杀过来了。

他沉吟了片刻，平静下来，淡然道：“人在哪里？带我去见她。”

议事厅顿时一片寂静，全都闭了嘴。

“人呢？怎么都不说话？”连无赫神情不耐。

手下一甲在一片寂静中幽幽道：“盟……盟主，人……人不见了。”

“什么？什么叫人不见了？”

努力控制着翻涌的怒气，连无赫真想一掌拍碎椅子。真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一群饭桶！

连无赫冷冷地哼了一声：“还不赶紧给我去找人！”

一声令下，议事厅里的人片刻间一哄而散。

天光明媚，水一样的日光流淌在剑人山庄某处院子的树上，穿过树缝，在地上形成一个个小斑点。一阵风拂过，斑点摇晃，树叶沙沙作响，扬起了露在一根树枝下的一角裙摆，以及一头乌黑的云发。

树枝上的人跷着二郎腿，双臂枕着头，懒懒地躺着，正眯眼酣睡着。

“美人……别跑，我想死你了……”娇唇微弯，树枝上的人睡中带笑。

风吹来，裙摆轻轻飘摆，云发丝丝扬起，远远抓住了刚进院子之人的目光。连无赫锐利的眼睛微微一眯，女人的裙子？

屏息慢慢走到树下，连无赫仰脸，就见一个女人躺在树枝上睡着，露着两截粉嫩雪白的藕臂，口中似乎还在梦呓：“……就亲一下……”

连无赫蹙紧了眉，庄里的丫鬟个个行止端庄，这放浪的野丫头从哪里来的，吴总管的老眼越来越昏花了。

他上前一步，伸手扯了扯落下来的裙摆，树枝上的人腾手在空中气恼地挥了挥：“大叔，你好吵……”

大叔？！忍！

连无赫面无表情，又扯了扯。

“大叔，你好烦……”树枝上的人懒懒地又挥了一下手。

连无赫怔怔地看着皓白纤细的手臂，真是不知羞耻！

他冷冷地仰脸望着，弹指一下，一颗石子射向了她的腿，痛得树上的人哇哇直叫。

“哇！大叔，好痛！”

她痛得惊醒了，一个不留神，身子直直摔落，朝连无赫的正上方笔直掉下，柔软的身躯狠狠压在了他的身上。

“好痛！”

“起来。”隐忍着怒气，连无赫不带一丝表情，冷冷地看着压在他身上龇牙咧嘴叫痛的女人，“给我起来。”

嗯？男人的声音？好有磁性！

云初君睁开眼睛，看到了眼前一张漂亮的脸蛋，寒眸冷面，是个年轻男子，很冰冷。云初君眼中的波光反射性地闪了一闪。

美……美人！大美人！大美人哉！

此时，院子里忽然来了一大群人，正是寻她寻得天翻地覆，只差没把山庄刨地而起的一群手下，有人唤道：“盟主！小魔头跑了！”

“啊！盟主！你们？！”有人恍然大悟，他们好像撞坏了盟主的好事。

院子中，树荫下，一男一女，两具身体女上男下地交叠着，男的正是他们口中威风凛凛的盟主，女的……

“云初君！”

“小魔头！”

“统统给我闭嘴！”连无赫神情不善，一把推开了身上的人。

手下一甲神色担忧：“盟主似乎恼羞成怒了。不大妙啊……”

手下一乙点点头：“从没见过盟主那么生气过。”

手下一丙沉思：“盟主一向洁身自好，被小魔头轻薄了，当然羞愤了。”

“闭嘴。”连无赫郁郁不堪，所有人登时噤声不语。他冷眼扫向云初君，她正眉眼弯弯地望着自己，眸中光芒四射，有些妩媚，有些放肆，仿佛他是一头垂死挣扎的绵羊。

他讨厌这个女人看他的眼光。

果然是大魔头养大的女儿，一个德行！

讨厌归讨厌，但为顾全局面，连无赫平息了难堪的愤怒，用冷静的语气淡淡道：“让云姑娘惊慌了，多有得罪，还望见谅。既然姑娘来了剑人山庄，来者是客，姑娘就住上一段时日。连某立刻派人通知相思门的尊主。”



云初君从腰间摸出折扇。一身罗裙，一把折扇，不伦不类地缓缓摇了起来，笑眯眯地道：“原来是武林盟的盟主，幸会幸会。此事不急，待我在这里玩上几日，再通知他也无碍。”

连无赫道：“不可，此事关系到中原武林和西域的交好，连某会告知尊主姑娘在这里已无大碍。”

云初君哼了一声：“虚伪。”

连无赫挑眉：“你说什么？”

云初君连忙微笑，眼睛弯成下弦月，用放肆大胆的目光在他身上抚摸一阵，笑道：“哦，没说什么。今日一见盟主，果然是美貌非凡的窈窕君子。”

吓！

在场所有人倒吸了一口气，果然是邪魔，好大的熊心豹子胆，居然在青天白日之下调戏他们的盟主！

倒贴他们盟主的女人很多，可是调戏他们盟主的女人只有她一个！

且，盟主最讨厌别人对他的容貌多加指点。

瞧瞧！一群人不约而同地望去，他们的盟主……面部肌肉好可怕……

而他们的盟主语气依旧平板如常，只道：“云姑娘，不管如何，是我们多有得罪，连某会立刻派人捎信。”

手下一甲上前一步，小心翼翼地说：“盟主，可是我已经让人给相思门捎去挑战信了。”

“你说什么？”连无赫冷着一张黑脸，“谁让你自作主张的！”

手下一甲瑟瑟一抖，吞了一口唾沫，一时噤声，不敢喘半口小气儿。

连无赫来回扫了一圈，迅速平整了面部肌肉：“算了，既然这样，那就要委屈云姑娘了。”

云初君洒脱地笑笑：“好啊。”和邪战那大叔美人各有千秋，果然是大美人啊……有美人相伴何来委屈。

眼神朝他看去，似勾非勾，她的眼角眉梢都含了满满的笑意。

身后的一群人低声窃窃一笑，感觉到盟主身上忽起的寒意，顿时噤若寒蝉。

连无赫心中十分恼怒，邪教就是邪教，一个姑娘家满身邪气，不知收